

有瓜则甜

□无锡 顾雪莹

我印象里的夏天,是从第一口西瓜开始的。

小时候,住在乡下的爷爷奶奶家,家里的后院有一块瓜地,每年三月,西瓜芽破土而出,逐渐长成西瓜藤,并越来越长;到了四月份的下旬,西瓜藤靠近末端的侧枝上,结出小西瓜瓜,渐渐地,小西瓜球越长越大;到了六月份,小西瓜球长成了翠绿而结实的大西瓜,这时就可以摘取了。

六月末,学校已经放了暑假。吃完午饭,我和哥哥开始午睡,爷爷便会从瓜地里摘下一个新鲜的西瓜,将它一切为二,先冰在冰箱的冷冻柜里。待我们午睡醒来,爷爷便开始切西瓜,切好的西瓜就简单地摆放在塑料脸盆里,鲜红的瓜瓤还“滋滋”冒着冷气。夏日炎炎的午后,我们和爷爷一手摇着蒲扇,一手端着一片月牙形的西瓜,蹲坐在屋檐下的阴凉处,一边大口吃瓜一边吐籽儿,好不惬意。

胸有金镶玉

□湖北嘉鱼 童卉欣

超市货架上,粽子、咸蛋渐多起来,人们就知道,端午牵着初夏的衣角,走近了。

因为孩子爱吃,我选了一款最贵的咸鸭蛋。问促销员,贵在哪里,好在哪里?

她回答,这款咸鸭蛋出油啊。我不禁失笑,这也好算理由?

汪曾祺先生在《高邮的咸鸭蛋》里感慨:“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,蛋黄是浅黄色的,这叫什么咸鸭蛋呢?”可见,蛋黄腌到金红出油是咸鸭蛋的标配,若是不出油,怎能算作“咸鸭蛋”呢。

汪曾祺的眼里,故乡高邮的咸鸭蛋是最好的,就是小时候吃过的陆溪咸鸭蛋,也是冒油的,腌制得很好的。陆溪是我家乡的一个小镇,邻靠长江,水面多、荷塘多、鸭子多,鸭蛋自然多,陆溪人特别擅长做吃食,鱼糕、腐乳、泡藕带、炸藕夹……没有人流入派的名菜,尽是百姓人家日常的舌尖美味。

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小孩都被这样的谎言欺骗过:“吞了西瓜籽儿不能马上喝水,否则西瓜籽儿会在肚子里生根发芽。”有一次,我吃得急了,不小心吞下了一颗籽儿,我吓得不敢再吃,也不敢喝水,生怕它会在肚子里结出果实,手上的瓜顿时就不香了。我仿佛做了坏事一般,也不敢告诉大人,只能自己一个人在那发愁。

奶奶看我愁眉苦脸的,连最爱的西瓜都没吃完,却只当是天气太热让人没有精神。到了傍晚,家家户户的人出来乘凉,奶奶便带我出门逛街,吞下西瓜籽的烦恼立马就被夏日的晚风吹散。乡下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,有的是月夜清辉,青石板阶被乳白色的月光浸润,月光又从树影丛中幻化出无数萤火飞舞。偶尔碰到熟人也带小孩出来纳凉,于是大人们凑在一起聊天,我和其他孩子开始追着萤火虫上蹿下跳,等到回家时又是一身汗,这回轮到奶奶气得直郁闷了。

西瓜放过夜就不新鲜了,每当逛完街回家后,爷爷就把白天剩下的瓜切了,一家人坐在院子里,赏着弯弯的月亮,啃着月牙儿般弯弯的瓜,吃不完的便端着脸盆给邻居送去。那时的月亮总是格外透亮,高高地悬挂在回忆里的夜空,像笼着轻纱的梦。

后来,爷爷去世了,奶奶也随我们搬出了那个院子,与院门一同关上的,还有那片再无人打理的瓜地,连同小时候的记忆,一起尘封在时光的门里。

现在的夏天,我依然能吃到甜甜的西瓜,却好似没了当年的心境。当年吞下的瓜籽,也许现在已经结出回忆的果实——在某个夏日炎炎的夜晚,走在铺满月光的青石板路上,下一秒就敲开了儿时的门扉,看见爷爷笑眯眯地捧着一大盆西瓜走来,我拿起一块,果然又甜又大,味道没有变。

鸵鸟蛋。这么大的蛋,自然不能挂脖子,被男孩子神气十足地拎在手里,我想他多半也是吃不了的,纯粹为了显摆。

蛋络子呢,更是花样繁多,红黄橙蓝紫绿,双色三色四色混色,有编出五角星图案的,有编出花朵图案的,上端长绳挂脖,下端拖着一把流苏,特别讲究的,流苏上还穿了一两粒彩色或金色的珠子。

《红楼梦》里有一节,莺儿去给贾宝玉的玉编络子,博学懂审美的宝姐姐建议用金线配着黑珠儿线,一根根拈上打成络子,配上玉石的颜色才最好看。

我想象不出贾宝玉的玉是什么颜色,但觉着天青或者润白的咸鸭蛋的颜色,或许很接近玉的色了。而端午日,妈妈将一只咸鸭蛋装进亲手编的络子,挂在我们胸前时,那祈福和珍重的心情,应该也和挂上一块宝玉,并无二致吧。

如今,父亲年事已高,身体大不如以前,脾气也温和了许多。在他看向外孙女柔情似水的目光里,我也忆及过往的点滴。他曾在小学时给我买了当时最流行的双肩包,虽然他并不认为那个书包有什么特别之处;送我上学时看我在泥泞的小路上踉踉跄跄,立刻步行二十多公里给我买回新的雨靴;吃饭时总是将我和妹妹喜欢的食物放在我俩面前;每次回家要学费和生活费时他总是十分的爽快,还特意叮嘱我买些水果改善生活……

第一次是高中文理分科。我擅长的科目是语文、数学和物理,父亲建议我选择理科,我却背着他选了文科。原因是班主任曾经向父亲打小报告,说我痴迷课外书籍,我因此被父亲狠狠地批评了一通。选择文科,可以逃离班主任的“魔爪”,我自然特别开心。

第二次是选择结婚对象。先生和我曾经是大学的校友,但读书时并不认识,工作之后分配到同一所学校。我们之间还算得上是远房的亲戚,父亲侧面打听到他的父母颇为强势,不易相处,再三叮嘱我不要和他有什么联系。父亲知晓我和他的关系后,自然是极力反对。直到结婚,他的态度才缓和下来。其实,在恋爱时我和先生也多次发生过矛盾,但每当想

到这是我自己的选择,就咬着牙坚持了下来。闹别扭时,我都会想我要如何化解矛盾,而不是让矛盾升级。就这样,我们一起走过了二十年。现在想来,如果不是父亲强烈反对,也许我们的感情还不会如此牢不可破。

如今,父亲年事已高,身体大不如以前,脾气也温和了许多。在他看向外孙女柔情似水的目光里,我也忆及过往的点滴。他曾在小学时给我买了当时最流行的双肩包,虽然他并不认为那个书包有什么特别之处;送我上学时看我在泥泞的小路上踉踉跄跄,立刻步行二十多公里给我买回新的雨靴;吃饭时总是将我和妹妹喜欢的食物放在我俩面前;每次回家要学费和生活费时他总是十分的爽快,还特意叮嘱我买些水果改善生活……

父亲用他一生的勤劳默默地托举着我和妹妹的未来,他虽无言却也是爱意拳拳。但愿时光能慢些走,让我这个“愚笨”的女儿能好好陪伴他余下的光阴。

回家

□徐州 李成锋

虽然假期很短但我还是选择了回家,千里迢迢的辗转但心情异常兴奋。每次回来我会利用一天时间回到村子里,回去看看哥姐们,也不想让拉开的距离疏散了对离去父母的思念。

父母居住过的院子一直完整地保留着,我打开了院门,先清扫一下院子里的尘土及落叶。锈迹斑斑的房子还是从前的模样,院子里的核桃树上栖息着鸟儿,听到了开门声扑棱起翅膀就飞到了晴空,走廊下的燕子窝只是比以前大了一圈,里面传来叽叽喳喳的叫声,我想一定是小燕子饿了在呼唤出去寻找食物的父母吧。这时候的脑海里全是父母的身影了。

我推开了堂屋门,随着吱嘎声,屋里的昏暗被投射进来的亮光取代了。镜框里的父母看到了我报以微笑,我跳跃的心灵竟然颤抖得厉害。我对着镜框里的父母说:“儿子回来了。”看到布满灰尘的家具,我出去弄来一盆水,一点点地擦拭干净。屋里的陈设还和以前一样,摆在正门的电视机完好无损,我插上了电源打开电视竟然多了说话声,也浇灭了我情绪的躁动。

调好频道我坐在了沙发上,现在重复的全是以前的动作,镶嵌进去的全是以前的回忆。每次从外回来我会陪着父母聊天,陪着看电视

慢节奏

□山东德州 高楠

小时候,我总是会在无聊时抓来一只蜗牛,然后牵着它散步。但是,蜗牛走得实在是太慢了,任凭我拿着小棍子如何着急地催促,蜗牛始终都迈着慢腾腾的步伐。没一会儿,我便失去耐心,忘记了地上的蜗牛。第二天,我发现蜗牛仍然在慢吞吞地爬着,地上留下一条闪闪发亮的足迹,看来它誓要将“慢”进行到天荒地老了。

刚大学毕业时,我当过一段时间中职业学校语文老师。教育这项工作就像是牵着蜗牛在散步,而中职业院校学生的基础相对薄弱,就更需要老师多一些等待和耐心。然而,那时候我还太年轻,对待这些慢吞吞的蜗牛总是没有太多耐心,尽管孩子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,但我仍然觉得可以再快一些。面对那些“慢蜗牛”,我总是忍不住耳提面命,甚至是想着能代替蜗牛走路。

当时,班上有个每天都乐呵呵地笑着,像一尊快乐的弥勒佛一样的男孩。早自习我转悠到他身边时,他总在认真地背着文言文。而当我上课提问背诵的时候,他时常在背过两句后,任凭我如何提醒,都想不起下一句的内容。为此,我还专门让他抄写过课文,最后效果依旧甚微。后来,他看我在生气,

视,和演戏人一起喜怒哀乐,和枪声炮火一起冲锋,会和父母说说自己在外的工作,说说看到和经历的新鲜事。此刻我只想打开电视找回已流逝的岁月,只想临摹从前的动作与父母聊聊天,只是时间太过于吝惜,只能在过眼烟云里聚首了。

电视里岳云鹏正在做客直播间,他在说当年回家的往事,配着“时间都去哪儿了”的歌声,让人听进去全是对父母的愧疚。岳云鹏说没有和父母打招呼回家,就想给父母一个惊喜,当见到岳妈妈时,岳妈妈几句话打动了天下人,她说:“不中、不中、不中,你提前一个月给我说我会高兴一个月。”

我看着电视就落泪了。抬头看着镜框里的父母,我想微笑着的母亲一定听到了岳妈妈的话,说出千万母亲对孩子的思念,我们不知道把时间弄丢在了哪里?就连陪父母聊聊天也变得无比奢侈了。

我向院子里望去,从前熙熙攘攘一家人的景象出现了:父母坐在院子里,等我们一家家和他们拍全家福,这个时刻的父母是最开心的。

我默默地起身关上门,在心里对父母说:“孩儿要工作去了,过段时间再回来来看你们。”

悄悄地塞给我几颗糖,告诉我他从小到大都不是个聪明的小孩,因为自己不会背书而气坏了身体不值得。我在孩子拙劣的安慰下破涕而笑,是啊,只要这只蜗牛依然在努力向前爬着,即使慢一些那又怎么样呢?

今年年初,我重新捡起了搁浅多年的爱好——写作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,我终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,而后我被热心文友引领着,加入了写作爱好者群。还没有来得及品尝写作带来的喜悦,我发觉自己已经被优秀的文友远远甩在了后头。自卑和焦虑成为笼罩在我脑海中的两团阴霾。

我变成了一只无论如何努力都追不上其他人脚步的“慢蜗牛”,我无数次地告诉自己“快一点,再快一点”,却依旧赶不上文友们创文的速度,这让我更加沮丧。直到有一天,一个文友安慰我说:“你只是慢了一点,并不是不努力。而且写作本身不是为了比赛,而是为了让自己思考,成为更好的自己啊!”一瞬间,我的世界豁然开朗。

尤其是在这样一个追求高速度,提倡“卷”的时代里,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“慢节奏”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25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